

越南與中國的邊界戰爭與戰略涵義

顏建發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不只意在描繪 1979 年越中邊界戰爭的歷史過程，也意欲揭露潛於該事件之下的底層與結構性因素。此一戰爭本身即是一場死傷數以萬計、慘絕人寰的災難。該事件亦呈現出越中的歷史與結構關係。尤甚於此，如柬埔寨、蘇聯與美國等區域及全球層次的政治行為者，亦捲入其中。本文論道，「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雖是外交的規律，但在可見的未來，隨著中國的崛起，越南對於越中關係的看法應更加地防衛與敵對。

關鍵詞：1979 越中戰爭、赤柬、中國崛起、南海爭議、越美關係

壹、越中關係的歷史宿怨與矛盾的迭起

自古以來，越南與中國的關係便糾纏著。兩國邊界長達一千一百五十公里，山水相連，使得越南在歷史上不管社會文化或經濟往來，都深受中國的影響與支配。越南曾長期為中國的藩屬，有時脫離中國控制而獨立。越南對中國的朝貢是東南亞各國當中維持最久者（陳鴻瑜，1992：235）。越南人潛在的反中情結不僅表現在越南人的意識當中，也有歷史文物為憑。河內的環劍湖的神龜背上的碑文便記載著，十五世紀越南國王黎利對抗中國明朝侵略的英勇事蹟與神話（顏建發，1996：56-57）。在歷史上，越中關係的形態是越南人擔心中國隨時會再次支配他們，越南人一直提防著。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佔領法屬中南半島。戰後，日本投降、撤出，留下權力真空。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後，為法國所承認，但法國隨即發動一場政變，越南重回法國的控制。法國的復辟得到中國國民黨的支持，但越南獨立運動是蘇聯所加持的中國共產黨的協助而進行的。蘇聯支持越南共產黨與胡志明。在蘇聯與中國決裂之前，中共對越共的支持遠多於蘇共；1950年1月18日中共與北越建交，中國向北越提供武器、軍訓和補給品去抵抗與美國結盟的南越；蘇中決裂後，蘇共成為越共的首要的支持來源。1952年10月16日史達林死後，蘇中關係逐漸惡化。對此，越南並沒有靠向中國，越中兩國結下了樑子。

1954年，中共於日內瓦會議中，建議以北緯17度線劃分南、北越，越共統一全國的美夢為之粉碎。越戰期間，中國與蘇俄雙方都對北越提供大量軍經援助，但北越對中國有戒心，企圖以「引蘇制中」之策略，阻止中國勢力入侵，北京對此極度不滿，多方阻撓蘇俄援越物資過境，致使越共懷恨在心。而越共不願對中共俯首聽命，反而擴大宣傳中共企圖染指中南半島的野心，雙方種下仇因。1972年尼克森在謀士季辛吉的協助下，促成了中國的開放以及美中新的戰略性的反蘇聯盟的形成（維基百科，2013a）。美中關係走近，自然加大中國和越南在中南半島上的競爭。1973年，北越

宣布容許外資在南海開採石油，中國於 1974 年派軍隊收復當時由南越控制的西沙群島。1974 年 8 月尼克森因水門醜案下台，依憲法由當時的副總統福特繼任總統。隔年，1975 年 4 月越共攻陷南越首府西貢，南越政權滅亡。美國退出越南戰場。1975 年秋，越南權力於統一大業的建設。越共總書記黎筍前往中國和蘇聯訪問。中國推搪，但蘇聯則答應向越南提供大量長期的援助。從此，越蘇關係趨好，而越中關係變壞。越南控制了雙方存有主權爭議的南沙群島的多數島礁，越中的矛盾也隱隱出現（維基百科，2013a）。

1975 年 5 月，赤柬侵入了越南富國島，後被越南軍隊驅離。此後兩國不斷發生邊境衝突。越南指責赤柬入侵越南領土、屠殺在柬埔寨的越南公民。柬埔寨也指控越南侵犯了柬埔寨的領土（維基百科，2013d）。

1976 年越南統一。越南希望與華盛頓保持外交的對話，但也堅持以經濟援助為條件。越南則回報解決在越失蹤的美軍的問題。在接近 1976 年美國總統選舉之際，福特總統發表敵視河內的言詞，使得其餘下的總統任期內缺乏改善美越雙方關係的機會（阮蓮幸，2013）。此時中南半島的在美蘇兩強的對峙下的國際關係情勢是：越南和蘇聯靠近，中國和美國靠近，而越南和中國之間矛盾在醞釀中。

1977 年 2 月越南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確立了以黎筍為總書記的領導體制和親蘇聯的政治路線。1977 年 4 月，越軍攻打越南邊境的六個省份，中國增強對柬埔寨的軍事援助和政治支持。越南則回以收緊越南境內華人的活動（阮蓮幸，2013）。河內擔心南越的華僑成為中國的內應，同時，又想將回歸的南越經濟徹底轉成社會主義模式，乃命令南方華人遷移至特定地區，重新開發處女地，但終因環境惡劣，大量華人無法忍受而逃離（Suryadinate, 2007: 82），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過程，華人被迫入籍、或沒收財產，或加以驅逐者達約有 6 萬人之譜。此外越共更於 1977 年接受蘇聯顧問的建議，實施所謂的「淨化邊境地區」計畫，中國無力承擔這些返鄉難民，產生極大的困擾，衝突期間中共雖數度與越共交涉，卻一直無法獲得解決（阮蓮幸，2013）。

1978 年 2 月，中南半島局勢趨緊。越南一方面支持柬埔寨人推翻赤柬的波布政權，另一方面在北方邊境與支持赤柬的中國也發生衝突。越中關係日益交惡。中國遂於 6 月 16 日關閉越南駐廣州、南寧、昆明之總領事館，繼於 7 月 3 日停止對越南一切援助並撤回援越顧問，雙方關係自此全面破裂（葉我閩，2006；辛遠，2009）。11 月 3 日，越南和蘇聯簽署了『越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河內與莫斯科簽訂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協議，並定下進攻消滅親中的柬埔寨的計劃。自此，越中關係已無法回頭。

對於越南來說，當中國有意和其頭號敵對人美國發展關係時，在原本越南對蘇聯戒心較少，關係較密，又有共同外患——美國與中國——的狀況下，自然會尋求與蘇聯更緊密關係的發展。越南並著手剷除其勢力範圍內親中的赤柬波布政權。1978 年，越南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決定了「攻柬抗華」的方針，遂大力加強和蘇聯的關係，蘇聯軍事技術裝備源源不斷運抵越南。8 月，以防空軍中將沃羅比耶夫為首的蘇聯軍事技術顧問團 120 人隨同運送裝備的兩架「安-22」軍用運輸機經巴基斯坦、印度到達河內。1978 年 11 月 3 日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黎筭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莫斯科簽訂了『蘇越友好合作條約』，也就是在鄧小平 11 月 5 日出訪東南亞的前兩天。中國指該條約為軍事聯盟。鄧小平接著在東南亞國家時曾講，越南是一個流氓，我們需要教訓它一下。顯見，此刻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處境（辛遠，2009）。

1978 年 12 月 15 日美中兩國政府宣佈，將在 1979 年 1 月 1 日建立外交關係。此際，與前蘇聯簽署友好合作條約的越南，強烈感受到中共背叛「革命」而與之交惡，乃於 12 月 25 日攻打親中的赤柬波布政權，而於 1979 年 1 月 7 日解放了金邊，推翻了赤柬政權。中國為了對與蘇聯的親密的河內的挑釁之舉做出回應，於 1979 年 2 月發動懲越戰爭（辛遠，2009）。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中越邊境戰爭中，北京顯然掌主導權，而北京發動對河內發動戰爭，自始就設定在「有限戰爭」，有「見好就收」，而不願擴大的準備。究其歷史脈絡，是有些原因超越中越關係的因素之外。首先，中國對越南發動戰爭顯然只是回應性的。此前，鄧小平雖公開提過要教訓越南，

畢竟是口頭上，且未曾言及動武。而在戰爭過程，解放軍從訓練到準備，從訓練、資源到經驗，都嚴重不足。

不過，1978年5月，在柬埔寨的百春大屠殺後，波布政權對反抗者進行大清洗，被鎮壓的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此時中國應已嗅到不免一戰的氣息，但仍不希望擴大戰爭規模，故於1978年12月8日上午，正式下達作戰命令：「無論戰果如何，我軍攻克高平和諒山後不得戀戰，即行撤回」。而由於當時中國認為主要的威脅是北方的蘇聯，因此在越南戰場上準備投入的僅是次要的兵力（維基百科，2013c）。但無論如何，中共中央軍委下達作戰命令後，仍屬戰爭準備狀態。12月25日越南對柬埔寨動武，此時中國仍按兵不動，1979年北京於2月15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過期失效之後的2月17日，才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評論文章，正式宣告將與越南方面在有限的時間、空間、規模「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的戰鬥」（維基百科，2013c）。

當然，依歷史時序來看，波布政權的大屠殺引發越南對柬埔寨動武，而越南攻柬，逼迫中國對越動武。不過，發動一場戰爭，也不免同時出於其它動念，尤其是內部權力鬥爭因素。中國歷經文革後，人民對中共統治階層普遍有信任危機。鄧小平明知文革後軍隊戰鬥力減弱，卻還決心與越南一戰，無非是要通過發動一場「打擊侵略者」的戰爭，藉以重新煽動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轉移對內鬥爭的注意力，利用戰爭對不滿份子施以高壓恐嚇，達到攫取黨權、鞏固軍權之目的。而從戰爭後，鄧小平便成功取得黨內大權並將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趕下台，由此可見（辛遠，2009）。此外，外部因素自然也脫離不了干係，也就是：此舉亦有警惕蘇聯知所節制，並討好曾在越南吃過虧的美國的意圖（辛遠，2009）。季辛吉曾透露鄧小平的話：「我（從美國）回來後，馬上就打仗了。但我們事先徵求了你們的意見。」（亨利·基辛格，2013）。季辛吉說，「假若沒有美國的合作，他們（中國）也不可能『摸老虎屁股』」；「鄧小平的目的是阻止越，如有可能還要扭轉蘇聯戰略的勢頭」；「此戰爭早已定調，是有限的戰爭」；「『適當地』給他們『有限的』教訓」（亨利·基辛格，2013）。

貳、1979 年越中邊界有限戰爭的過程與後果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國對越南採取軍事攻擊。中國方面宣稱投入了 7 個步兵軍，動用了 60 萬人，兵分北、東北、西北三路，想要「教訓」越南。不過攻打越南的是解放軍的二軍。最好訓練與配備的一軍正面向北方，以支應俄軍的可能的來襲。越南方面，因為 85% 的越南主力部隊約 10 萬人正在柬埔寨作戰，擔負越中邊境防衛任務的部隊只有 1 個主力師和 1 個農業師，其餘為地方部隊，邊防部隊和民兵。在解放軍大軍壓境的包圍下，越南整個防線近於崩潰。不過，由於越南軍事領導人在以奧巴圖羅夫大將為首的蘇軍顧問團的協助下，採取了有效的作戰指揮措施，以及蘇聯武裝力量在蘇中邊界一線從事大規模調動的計謀下，終於迫使中國軍隊停止繼續向前推進（南國劍出鞘，2005）。

3 月 5 日中國宣佈「有組織有計劃的」撤軍。中國進入越南北部，斬獲幾個邊界城市，宣稱其懲罰任務已達成，並將軍隊自邊界撤回中國。戰鬥行動全部結束是在 3 月 18 日。越南也宣稱勝利，一方面，中國交戰的大半是邊界民兵，並且越南並沒有自柬埔寨撤軍，一直維持到 1989 年。也就是說中國的圖謀並未成功。雙方皆宣稱給對方一個教訓，並獲得勝利（n.a., 2013a）。

戰爭期間，越南曾使用在越戰期間從美國手中獲取的武器。越南避免用正規軍，而採取游擊戰。中國解放軍在短時間內佔領越南北部幾個重要城市，一個月之內便宣布勝利，撤出了越南。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後也宣佈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鄧小平之所以採速戰速決，見好就收的戰略，是希望不要深度陷入，甚而導致俄羅斯有藉口捲入。由於解放軍死傷不少、指揮失利、越南頑強抵抗、以及擔心蘇聯捲入，使得解放軍不敢對敵深入。越軍方面其在柬埔寨 15 萬的主力部隊並未抽出。越南當地部隊或民兵採取自鎮上疏散到附近山丘而等解放軍入甕後再加以包抄的策略，解放軍所到之處，無不受到嚴重的襲擊（Wikipedia., 2013）。

這一場戰役，中國號稱有 60 萬大軍進入越南北部，但實際數字其實只

有 40 萬。中國的軍事佈署都在美國的衛星監視底下。1979 年鄧小平訪美時被問起這個數字時，表示確無誤。而在鄧小平講過後，中國國內媒體才敢對此進行報導（Wikipedia, 2013）。

損失方面，根據越南方面的統計，中國軍隊在戰爭中損失了 280 輛坦克和裝甲車，118 門大炮。越南方面被摧毀了 45,000 座農舍，60 萬平方米城市住宅，900 所學校，428 所醫院（南國劍出鞘，2005）。有關解放軍傷亡人數，越方稱，中方傷亡達 62,500 人，但民主人士魏京生在 1980 年告訴西方媒體，戰爭期間，中方死亡九千，而受傷一萬，中國官方則宣稱受難者只有 6,954 人。同樣地，中國估計越方死亡約 42,000 個軍人，而 70,000 民兵被殺。不過越共宣稱死亡人民約超過一萬人。顯然，雙方官方都有所隱瞞（維基百科，2013c）。另外有越方人士稱，雙方在這次戰役中傷亡慘重，解放軍的傷亡人員達 4 萬名，越軍的傷亡人員則超過 10 萬名（阮蓮幸，2013）。而中方非官方數據統計，戰爭共造成中方 2.6 萬人戰死、3.7 萬人受傷，越方 3 萬人戰死、3.2 萬受傷，傷亡的平民更以 10 萬計（辛遠，2009）。

這場戰爭，一般也稱為第三次中南半島戰爭。儘管各方數據不一，但總體看，這次戰役越中雙方皆可以說，損失慘重。中方的軍費支出至少 34 億人民幣，使得中國 1997-1980 年的經濟計畫因而遭到延擱。越南也損失不貲，尤其是中國在離去前採焦土政策，使得解放軍所到過的越南鄉村和基礎設施，毀壞殆盡。解放軍毀壞了當地所有的基礎設施與資源，這些曾經是戰前來自中國的捐贈。中國開展對越南的懲罰戰爭，解放軍一度逼近河內，不過解放軍於同年 3 月 5 日撤出中越邊境。話說為的是「懲越」，但不管如何，最終中國並未能達成逼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願望，相反地，越南在柬埔寨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長達 14 年之久，該政權得到蘇聯和東歐國家集團的承認，在此期間，越南人民軍部隊一直駐留在柬埔寨領土上（維基百科，2013d）。然而，從另一方面看，開打前，中國、東協和美國達成聯盟，要求對越南進行懲罰和孤立，並強令越南撤軍。美國對北京大開綠燈，允許中國攻打越南。中國可以說成功地動員了國際社會，而讓越南遭到指責而其所扶植的政權不受國際承認。同時，中國也假保護泰國與新加坡免於受越南侵略，適時地聯合了東協。

但在資本主義陣營與中國的聯合孤立之下，越南選擇更加靠向蘇聯、依賴蘇聯（維基百科，2013c）。一直要到蘇聯解體之前，1990 年 3 月 11 日立陶宛宣佈自蘇聯獨立，繼而其他共和國紛紛仿效。蘇聯趨於解體的政治情勢牽動了越中關係的解凍。經過越中雙方的秘密聯絡，1990 年 9 月 3 日至 4 日，越共總書記阮文靈偕同越南部長會議主席杜梅，與中國領導人在成都舉行了會晤。這是中越關係正常化的轉折點。1991 年 11 月，新任越共總書記杜梅等訪問中國，兩國宣布中越關係正常化（范盛雨，2013b）。

叁、越中一場雙輸戰爭的教訓

據海外媒體透露，當時中共大部份前線指戰員下令接近者不論老弱婦孺皆視為敵人射殺。而受到致命打擊的越南重要城鎮包括老街、芒街、諒山、孟康和高平（辛遠，2009）。由於鄧小平曾揚言要教訓越南這個流氓，一旦越軍對柬埔寨採取行動時，鄧小平乃臉上無光。部分為了面子問題，這場戰雖號稱有限的懲罰，但著實並非一個長時間充分訓練與準備的戰爭。解放軍從訓練到準備，從訓練、資源到經驗，都嚴重不足。包括缺乏適當的地圖、羅盤導致於軍隊迷路。後勤支援訓練也不夠，導致在軍對第一次接戰後，近 24 到 28 小時，軍隊竟然沒有水喝（n.a., 2013b）。中國軍隊因無可資識別的軍階和軍銜制度，導致指揮體系紊亂，也使中國部隊傷亡人數增加（辛遠，2009）。如此的軍事素養顯見中國高層對於懲越戰爭，既沒有充分準備，也不準備全力和長期作戰。尤其是，又碰上剛和美國打完仗而且是打勝仗的強悍越軍，其戰略與戰術自然嫻熟且善於頑強抵抗，這使得中方軍隊傷亡十分慘重，並出乎中方的意料之外。負責擔任諒山、高平一線的解放軍精銳主攻部隊第 41、42 軍與越南首都防衛軍第 308 師正面交鋒，幾乎全軍覆滅（辛遠，2009）。

希格爾（Gerald Segal）其 1985 出版的 *Defending China* 下結論說，中國 1979 年的懲越戰爭是個徹底失敗，理由是：中國無能迫使越南軍對撤出柬埔寨、無能停止邊界衝突、無能質疑蘇聯的軍力、無法去除中國紙老虎的形象、無法將美國拉進反蘇的合作（GlobalSecurity.organization, 2013）。

而，歷史學家一般認為這場戰爭中國代價巨大。文革期間解放軍在政治掛帥的影響下，裝備陳舊、後勤薄弱、人員短缺、戰術僵硬，以致於中國軍隊進展緩慢，損失慘重（亨利·基辛格，2013）。實際戰事非常慘烈，中國軍隊傷亡嚴重（亨利·基辛格，2013）。

相對於希格爾所稱中國懲越戰爭是徹底失敗，越南也沒有成功。越南既有戰略判斷上的失誤，也有戰術上的失誤：（一）戰略失誤：越南的早期判斷出現了全面的策略性錯誤，導致在沒有做好戰前準備，就匆匆投入戰鬥，並且因過於大意，未將部隊主力置於越中邊境。越方使用的防禦部隊都是民兵，他們根本不能與正規部隊對打。越方高層尤其是前越南人民軍武元甲大將事前預判，中國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經濟與軍事力量應該是衰弱無比，不可能再有能力來攻打邊境，所剩的應只能是坐下來接受越南的談判協議（范盛雨，2013a）。（二）戰術失誤：叢林戰和遊擊戰曾是越南用來打擊美國侵略者的最佳手段。但是在這些地區，中國軍隊曾經 3 次部署在這裡，對於這裡的地形地貌十分熟悉。而這次前來已經是他們的第 4 次了。中國使用的攻擊部隊主要是廣西與雲南兩地部隊。他們熟悉叢林的程不低於越南。後來，越方知道狀況後，試圖提出停戰談判，思以獲得調整部隊的時間，但為中國所拒絕（范盛雨，2013a）。所幸，河內民眾畢竟經過與美國作戰的長期薰陶與訓練，且民眾上下一心抵抗外侮的鬥志昂揚，最後終於嚇退了解放軍，迫使停止攻擊，甚至狼狽撤軍（范盛雨，2013a）。

固然有說法指出，中國藉此戰獲得美國認可，因而得以走進西方經濟模式（辛遠，2009）。季辛吉也認為對越中戰爭開啓了冷戰期間中美兩國最為緊密的合作契機，應該是中國最大的戰略勝利（亨利·基辛格，2013）。但，冷靜想，中國非要打此仗才能獲得嗎？殺敵一萬，自損八千。一將功成，萬骨枯。恐怕也只有極權統治，才能如此草菅人命，視人民的生命與財產之損失為無物。戰役後，越中之間持續進行和談，但在 1979 年 12 月破裂，而越中雙方都開始鞏固邊防。越南在越中邊境要點建立了大小不一的「公安屯」，並派出 60 萬名軍人和民兵駐守邊境；中國則派出 40 萬名軍人戍守（維基百科，2013b）。越南安置 32 個師，約 60 萬軍隊，以防止中國可能再犯，中國則擺了 25-28 個師。對越中雙方而言，其實都支付了很

大的財政代價 (GlobalSecurity.organization, 2013)。此外，中國在邊境進行半秘密的騷擾戰，破壞山上農作、運輸與通訊設施，以及鼓勵走私、貨幣黑市、囤積等經濟戰 (GlobalSecurity.organization, 2013)。越中邊界成爲雙方心中所認定的嚴重威脅。

在 1980 年代，越中雙方在邊境上有著零星的衝突，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越南無條件撤出柬埔寨作爲兩國重啓談判的先決條件。而這場戰爭開啓了此後 10 年的老山邊界戰爭以及兩國海軍在 1980 年代初在西沙群島爆發得數次海上軍事衝突。1979 年蘇聯和越南簽訂協議，無償租用金蘭灣 25 年，用於控制東南亞地區和其沿海一帶。1980 年代，蘇聯進一步在金蘭灣進行擴建，使其成爲蘇聯海外最大的海、空軍事基地，致使中國腹背受敵，實爲北京始料所未及者。越南至今仍維持世界最大陸軍之一，部份原因也在於對中國可能入侵的擔憂 (辛遠，2009)。來自海上的威脅也不小。1988 年 3 月，越中在南沙群島赤瓜礁發生，中方擊沈 1 艘，擊傷 2 艘越南海軍艦艇，並在南沙群島的 6 個礁盤上建立了據點 (維基百科，2013b)。

整個 1980 年代，中國一直嘗試請求蘇聯出面斡旋，使越南撤出柬埔寨，蘇聯方面起初拒絕，一直到 1988 年底，戈巴契夫接見錢其琛時表示，才表示願意早日解決柬埔寨問題。1989 年 1 月，越南宣布將在柬埔寨政治解決協議制定後的 9 月底前，從柬埔寨撤軍完畢。1991 年蘇聯解體，越南撤出柬埔寨，中越雙方關係開始有改善。雙方於 1991 年達成了外交關係正常化 (維基百科，2013b)。

總結而言，1979 年這場戰爭無疑地給越中關係產生了沉重而深刻的打擊。歷史總會過去，但走過也必留下痕跡。一位越南官員在其回憶錄中引述已故總理武文傑於 1991 年越中恢復雙邊關係時的感想是：「中國永遠是一個陷阱」 (辛遠，2009)。懲越戰爭坐實了河內視中國爲威脅的觀感。而此戰加強了蘇越的關係，自然也延緩了越南改革開放的行程。同樣地，以今日看，越中關係如無當年鄧小平的懲越行動，也許越南將成爲中國進入東協的助力而非阻力。雙方爲了相互敵視付出生命、財產與發展的代價，而即便暫時修好，彼此心底的歷史傷痕恐怕沒那麼快抹滅，甚至會因爲新的紛爭而重現。

肆、越中戰爭的國際政治涵義

在中國開戰當天，美國國務院也發表要求中國立即停止武力行爲的聲明，但同時譴責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行爲。美國要求立即召集安理會會議討論雙邊撤軍問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指責中國入侵越南，亞洲大部份國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國也要求中國撤軍。當時明確支持中國的只有北韓、赤柬及新加坡（辛遠，2009）。不過，美國並非僅只於口頭要求，實際上，美國也做好了預防性措施。當美艦集結北部灣，蘇聯當時並未及時依約發兵牽制中國。有觀點認爲，這是因爲在中國發起攻勢的數小時後，一隻龐大的美國艦隊迅速向北部灣集結，這給了前蘇聯情報機關造成中美共同作戰的假像，讓蘇聯有所忌憚，進而影響了其戰略選擇（辛遠，2009）。

中國領導人對美方的解釋過程，把越南在中南半島的存在描述爲蘇聯在國際戰略部署中關鍵的一著棋。中方認爲，蘇聯在東歐和中國邊境已集結了重兵，並在中南半島、非洲和中東開始建立基地，如此，一旦蘇聯在這些地區的地位得以鞏固後，便能輕易控制能源通道，尤其是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麻六甲海峽，這將使蘇聯掌握此區海上活動的主動權（亨利·基辛格，2013）。中國似乎意在說服美國支持懲越，美國固不會不明白個中道理，但顯然美國無參戰的意願。美國除了要求停戰，也要求立即召集安理會會議討論雙邊撤軍的問題，自然是不願戰事擴大。

而在越中交戰的過程中，蘇聯有一艘斯維爾德羅夫級巡洋艦、一艘克裡瓦克級驅逐艦及 11 艘其他各型戰艦鎮守越南海岸線，同時又啓動空中軍援行動，並且派出軍事顧問團赴河內支援，自然是一種表態。加以，雖然美中兩國都同意，防止出現越南主導的中南半島聯邦符合它們各自的國家利益（亨利·基辛格，2013），但美國顯然並無參戰的意願。蘇聯應也無意激起戰事。美蘇的態度應是促使北京見好就收的重要理由之一（辛遠，2009）。

而越中戰爭中，蘇聯的回應未如預期中的積極，意味著蘇聯對河內協防承諾的侷限性，可以視爲蘇聯不願意爲盟友冒擴大戰爭的風險的慣性。其實，1979 年這次蘇聯給新盟友越南的支持與 20 年前台海危機時期，它給

舊盟友中國的支援並無二致。蘇聯都是很保留得。而，另個角度看，這或許也是蘇聯沒落前的一個徵兆（亨利·基辛格，2013）。

最終，中國沒能拯救赤柬，也沒能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越南撤出柬埔寨還是 10 年後的事。不過，中國實現了它對蘇、對越更大的地緣政治目標：中國、東協和美國因而達成一種聯盟關係，節制了蘇聯在東南亞和麻六甲海峽的進一步擴展，並且使越南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亨利·基辛格，2013）。同時，一直以來，中國擔心越蘇是否會對中國形成包圍；越南則擔心中美以及親中的柬埔寨是否會對其自身構成包圍或顛覆。此一戰役導致越與蘇更親近而中與美更親近的效應，兩個壁壘分明的陣營於焉成型。Bruce Elleman 認為，中國是外交上獲勝。因為終究蘇聯並沒有實際捲入。而這也說明越蘇之間的軍事協定的實際效果相當有限。中國的戰略勝利在於，縮小了其對蘇與對越兩面作戰的可能性（GlobalSecurity.organization, 2013）。美國默許中國懲罰越南也意味著，圍堵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不再是美國亞洲政策的核心，藉此，中國測出了美國的底線（Rosen & Jones, 1980: 133）。同時，越中戰爭也有一個戰略上的意義，那就是既拖垮越南的經濟，也藉由越南來拖垮蘇聯。戰後，越南要保持 100 多萬正規軍，投入經濟建設之勞動力的質與量便大受影響。100 萬正規軍需要大量後勤支持，這些需要蘇聯的援助，蘇聯的負擔因而加重，財政狀況變得更加困難（亨利·基辛格，2013）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西方媒體認為中國的懲罰行動失敗了，我卻認為它改寫了東亞的歷史。」（亨利·基辛格，2013）。

伍、越中新的邊界矛盾再起：南海主權爭議

1979 年中國所謂的「懲越戰爭」是越南與中國關係裂痕再現的近例。1991 年 11 月 5-9 日，越中關係邁入正常化。不過，南海主權與東京灣石油探勘之爭，一直是越南與中國難解的潛在危機（陳鴻瑜，1992：250）。越中戰役之後，其後續的邊界衝突仍然不斷，持續近十年，到了 1991 年 11 月，才有了越中關係的正常化。1999 年 12 月 30 日，中越雙方在河內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陸地邊界條約』，確認了以 1887

年中法等歷史邊界條約為基礎，雙方宣稱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友好精神解決陸地邊界問題。2000年12月25日，中越雙方在北京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於兩國在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在北部灣地區確立了21個海上分界點，解決了在北部灣地區的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分，大致上各自獲得了50%的北部灣海域。除此之外，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在跨雙方管轄海域劃定了一塊「漁業共同作業區」，建立了聯合巡邏等制度。2004年，雙方完成了上述協定的各自國內法定批准程序，2004年6月30日起，協定生效，中越兩國關於北部灣海域的爭議基本宣告解決。而陸地邊界的爭議則到了2010年7月14日也徹底解決。

不過，中越雙方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的外交解決進展卻相當緩慢。2002年，中國和包括越南在內的東協十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宣言承諾爭議各方將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尋求和平解決爭議之道，並在爭端解決前保持克制，避免問題複雜化（維基百科，2013b）。但此宣言終究並非國際法意義上的條約，不具有法律約束效力。2011年5月底，中方海監船進入越南海域，切斷正在進行地震勘探作業的越南國家油氣集團「平明02號」勘探船的電纜，越南方面抗議要求中方道歉並賠償損失。6月中旬，越南再次抗議中方漁政船舶在越南專屬經濟區內破壞了越南租用的法國探測船VIKING 2號的電纜，侵犯了越南的主權。但中方並不接受指控，宣稱中國執法船舶在中國管轄海域內從事正常海洋行政執法活動。同月，越南宣布其軍方將於南海進行軍事演練。此前，中國對越南在南海進行石油開採活動表示反對，並重申南沙群島及其周邊海域屬於中國。

2011年6月19日，中方媒體披露了中國的「環海南島海上實兵演練」。6月25日，越南副外交部長胡春山以越南領導人的特使身分訪問中國，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舉行了會談，雙方表示要通過談判與友好協商來和平解決兩國之間的海上爭議。但是此行顯然沒有成果。隔年，2012年6月21日，中國宣布正式批准於海南省建立地級三沙市是，管轄西沙群島、中沙

群島和南沙群島；越南國會也在同一日通過『越南海洋法』，把黃沙群島（即西沙群島）和長沙群島（即南沙群島）劃入越南的領土範圍。當日，中國外交部聲明，中國對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及其附屬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越南外交部發言人則在同一天作出回應聲稱，越南國會審議通過『越南海洋法』是正常的立法程序，並表示越南堅決反對中國的「無理指控」，並對中國設立三沙市表示「強烈抗議」（維基百科，2013b）。2012 年 6 月基於彼此對南海主權的對立，越中關係的緊張再起。

而在另一方面的越美關係，出現另一種起伏。1961 年 5 月，甘迺迪派遣一支特種部隊進駐南越，幫助對抗北越，開啓了美軍戰鬥部隊進入越南的先河，標誌著越美戰爭的開始，一直到 1975，共產的北越戰勝資本主義的南越，美軍撤離越南，越美不良的關係獲得終止。1979 年中國挑起的懲越戰爭，越南勉強地保住了面子，但北越靠近越中邊界的城市，遭到嚴重損害。越南爲了重建，投入大量的資源。這使得越南自 1979 年起，經濟出現負成長。越南 1978 年工業成長率 5.45%，1979 降到-4.5%，1980 降到-9.6%；國內生產毛額（GDP）由 2.2%降到-0.5%、-3.7%。而由於冷戰格局的影響，越南的經濟幾乎都仰賴蘇聯與東歐共產集團的貿易。越美關係仍處於冷凍狀態。然而越共固能統一國家，卻無法有效治理國家。情勢所迫，1986 年 12 月越共不得不走改革開放路線，迎向西方（顧長永：1995：316、320-21）。惡質的越美關係出現轉機。但越南與美國恢復邦交，要等到 1995 年 7 月 11 日。

相對於越中在 1991 年 11 月進行關係的正常化，越美關係來得慢了很多。如前所言，2004 年 6 月和 2010 年 7 月越中兩國徹底地解決了北部灣海域與陸地邊界的爭議。至此，越中關係應有朝向積極與正面發展的動力。然而，事與願違，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亞太政經結構的巨變，2009 年 7 月，美國宣告重返亞洲政策，越美關係加溫，但越中關係卻在失溫之中。美國重返亞洲很明顯是對中國發展加以制約的一種戰略格局。越南做爲中國進出東南亞的門戶，以及其與中國的歷史與政經的複雜糾葛，對於美國的战略價值與战略意義，自然是非比尋常。同樣地，美國的重返亞洲對於越南在此區的發展，也提供基礎與資源。這些結構性因素，使得越中原本

就互不信任的本質，變得敏感而脆弱。2011年5月起，越中出現摩擦，越中關係趨向陰暗，而越美關係趨向光明。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1月12日在APEC的場合，歐巴馬所公佈由9個國家所組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計劃，固大多由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組成，卻也納入唯一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其用來抵擋與越南有宿怨與紛爭的中國，可以說意在言外。而今（2013）年7月23-26日，越南總統張晉創拜訪歐巴馬，雖然敏感的人權議題被提出來，但一般對於美越夥伴關係的建立與發展卻有積極與正面的預期（Kapila, 2013）。甚有傳言，越南高層已決定與美國有更深入交往，以制衡中國，同時，越南也將可望扮演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的一個關鍵部分（Nguyen, 2013）。

陸、結語

從前面的分析看來，越中的邊界戰，由來已久，終會平息，但也隨時可能是再爆發，那是歷史的、社會心理的，也是結構的。而近代越中關係的起伏不免與及其緊鄰的國家，尤其是美俄兩強，息息相關。但明顯地，自冷戰以及後冷戰以來，俄美兩強的國力與形勢之消長，也直接影響了越南對於中國威脅度的感受。就越南的發展與安全議題而言，過去藏身在「越-中」背後的「俄-美」兩個對峙態勢已然消失，代之而起的，卻是俄、美，甚至包括印度，轉到越南背後來運用越南對抗中國的現象。未來，這會不會讓越中之間的南海主權爭議變得更糾纏與複雜，值得關切。當然，外交講利益，利益又是多元的且多變的，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一直是外交鐵律。因而，我們很難據此斷定越中關係就沒有轉圜餘地，不過，短期內，趨壞情況的可能性應高於趨好。尤其是中國在經濟崛起後，繼之而來的政治崛起與社會崛起是必然的，而其往南與西南的南海與印度洋之擴張是內在趨力與結構力量使然，非完全決乎領導階層的意念或政策。具有地緣戰略位置的越南不管出於自身的防衛考慮或受外力（美俄印）的影響，相信，未來越中關係會變得更敏感與微妙。未來考察亞太國際關係的變化，越中邊界狀況的發展應是個重要的觀察指標。在此態勢下，也

可以想像，中國將會對與越南的關係更在意，並會做更多、更綿密的工作。而在此脈絡下，料想未來，台灣與越南的關係，應會往形式關係變得更敏感，但實質機會更友好與豐富的方向發展。

參考書目

- 阮蓮幸，2013。〈導致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之路〉2月20日 (<http://hua-yue.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213383.shtml>) (2013/8/31)。
- 亨利·基辛格，2013。〈1979年中越戰爭：中國懲罰行動失敗了嗎？〉4月11日 (http://tushu.junshishu.com/Digest_1542_1.html) (2013/9/1)。
- 辛遠，2009。〈中越戰爭 30 年還原歷史真相〉《大紀元》2月19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9/2/20/n2435890.htm>) (2013/9/1)。
- 陳鴻瑜，1992。《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國立編譯館。
- 南國劍出鞘，2005。〈蘇軍顧問組在1979年中越戰爭中的記憶(1)〉12月17日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51217/12955259.html) (2013/8/31)。
- 維基百科，2013a。〈亨利·季辛吉〉8月30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8%E5%88%A9%C2%B7%E5%9F%BA%E8%BE%9B%E6%A0%BC>) (2013/8/31)。
- 維基百科，2013b。〈中越關係〉3月23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B6%8A%E9%97%9C%E4%BF%82>) (2013/8/31)。
- 維基百科，2013d。〈1979年中越戰爭〉8月27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79%E5%B9%B4%E4%B8%AD%E8%B6%8A%E6%88%98%E4%BA%89>) (2013/8/31)。
- 維基百科，2013d。〈東越戰爭〉8月1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C%E8%B6%8A%E6%88%B0%E7%88%AD>) (2013/8/31)。
- 范盛雨，2013a。〈武元甲大將參謀回憶 1979 年抗中戰爭〉《多維新聞》5月18日 (<http://history.dwnews.com/big5/news/2012-05-18/58737234-all.html>) (2013/9/1)。
- 范盛雨，2013b。〈李鵬日記披露 90 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始末〉《多維新聞》5月1日 (<http://history.dwnews.com/big5/news/2012-05-01/58722232-all.html>) (2013/9/1)。
- 葉我聞，2006。〈從後勤觀點探討中共懲越戰爭失敗之原因〉 (http://blog.boxun.com/hero/2006/nanshanxia/50_1.shtml) (2013/9/2)。
- 顏建發，1996。〈台越政經聯盟的限制與機會〉《東南亞季刊》1卷4期，頁51-65。
- 顧長永，1995。《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
- GlobalSecurity.organization. 2013. “Chinese Invasion of Vietnam, February 1979.”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prc-vietnam.htm>) (2013/8/31)
- Kapila, Subhash. 2013. “Vietnam President’s Significant Visit to United States – Analysis,” July 31 (<http://www.eurasiareview.com/31072013-vietnam-presidents-significant-visit-to-united-states-analysis/>) (2013/9/2)
- Nguyen, Hai Hong. 2013. “US-Vietnam Ties: Time for a Rethink?” *The Diplomat*, July

25 (<http://thediplomat.com/2013/07/25/us-vietnam-ties-time-for-a-rethink>) (2013/9/2)

Rosen, Steven J., and Walter S. Jones. 1980.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Leo Suryadinata. 2007.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Wikipedia. 2013. "Sino-Vietnamese War."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o-Vietnamese_War) (2013/8/31)

The Vietnam-China War 1979 and It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Jiann-fa Y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en Hsin University, Zhongli,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not only to depi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ross-border war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erupted in 1979 but also to reveal the structural and underling factors beneath the historical event. The war itself is a tragic catastrophe with tens of thousands casualties and injuries. The event also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Beyond that, the political actors at the regional as well as the global level are involved, such as Cambodia,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etc.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lthough it is a rule that “no permanent friends or enemies, but permanent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China rising will make Vietnam more defensive and hostile toward Vietnam-China relations.

Keywords: Vietnam-China War 1979, Khmer Rouge, China rising,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Vietnam-US relations